

Guy de Maupassant

Une Vie

一生

WINSHARE
Foreign Classics

外国文学名著文库



[法] 莫泊桑 著

李玉民 译

华夏出版社

Foreign Classics

外国文学名著文库

Une Vie

Guy de Maupassant

一生

[法] 莫泊桑 著

李玉民 译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生 / (法) 莫泊桑 (Maupassant, G.) 著; 李玉民译.
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7.9
(外国文学名著文库)
ISBN 978-7-5080-4336-4

I. 一… II. ①莫… 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6319 号



出品策划

网 址 <http://www.xinhuabookstore.com>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

一生

作 者 [法] 莫泊桑

译 者 李玉民

责任编辑 郭 宇

特约编辑 古 雪 周 轶

美术编辑 陈 辉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 100028)

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35mm×965mm 1/16

印 张 11

字 数 206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80-4336-4

定 价 12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雅娜的一生

李玉民

一生要怎么过，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，这是摆在女人面前的真正的终身大事。

她的一生，是在“情”与“欲”、“灵”与“肉”的漩涡中度过的。不必问她是谁，无论她是雅娜还是安娜，只要是女人，只要一生不幸，那么她的悲剧，多半是卷入这种漩涡的缘故。请看雅娜的一生。

雅娜生于一个温馨融融、喜气洋洋的贵族之家。母亲多愁善感，沉湎于风流往事的回忆中。父亲勒佩丘·德沃男爵生性温厚诚朴，乐善好施；他热爱大自然，热爱动物、田野和树林；他特别信奉卢梭的“顺乎天性”的教育思想，这一点对雅娜的成长尤为重要。

在这种教育思想的指导下，雅娜十二岁时入修道院，一住五年，与人世隔绝，以免受社会环境的毒害。因此，直到十七岁出修道院开始她的一生时，她仍然是个纯情天真、富于幻想的姑娘。她回到白杨田庄，在海边田野憧憬美好的人生、奇妙的爱情，渴望梦想中的那个人来叩田庄的大门。命运似乎对她特别慷慨，不久便派来一个相貌堂堂的贵族青年德·拉马尔子爵。二人一见钟情，很快由热恋而结婚。从少女到新娘，雅娜首先遇到的是情和欲的冲突。她刚刚情窦初开，以纯情投入决定她一生的结合，还难以接受子爵的性欲，敏感的心灵一开始就受到伤害。蜜月旅行到科西嘉岛，新婚夫妻在幽谷山泉戏水时，雅娜才完成性觉醒的转变，在短暂的时间内，夫妻间的情和欲达到了协调。这段美好的日子，成为她一生弥足珍贵的唯一记忆。

然而，情和欲的这种协调，如昙花一现。雅娜的幸福来得迅疾，去得也迅疾，好似流星转瞬即逝，闪光熄灭之后，给她留下的是一片更加幽暗的夜空。这就是先慷慨后吝啬的命运给她安排的一生。结婚之后，德·拉马尔子爵就摘下温文尔雅的面具，露出了卑劣淫邪、薄情寡义的嘴脸。蜜月旅行回来，他立刻把庄园和财产的管理大权抓在手中，甚至苛刻地限制雅娜的花销用度，暴露了他那贪婪而自私的本性；他稍不如意，就对雅娜和岳父岳母提高嗓门儿，说话就跟争吵一样，表明了他那专横跋扈、缺乏涵养的品格。这一切，雅娜都可以忍受，都可以渐渐习惯；然而，她那颗纯情的心灵最不能容忍的，就是她丈夫那种不择手段、永难满足的肉欲。

德·拉马尔子爵初次应邀到白杨田庄吃晚饭，就同雅娜的使女罗莎莉私通了。蜜月旅行归来的当天夜晚，他就抛开妻子，去同罗莎莉重温旧情。直

到他们有了个私生子，雅娜也没有觉察丈夫的奸情，只是在一天夜里，她无意中才发现丈夫和使女睡在床上，精神立刻受到极大的刺激，穿着单薄的睡衣跑到积雪的荒野，要跳崖投海自杀。此后她大病一场，早产生下一个儿子，便移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身上。德·拉马尔伯爵恶习难改，又同本地的富维尔伯爵夫人野合，二人经常骑马到树林幽谷私会。奸情被伯爵发现后，遭到报复而双双死于非命。

雅娜的儿子在全家人的溺爱中长大，离家上中学后，很快就堕落了。他赌博成性，并且寻花问柳，同暗娼私奔。数年间，不但提前把名下继承的财产挥霍殆尽，还欠下大笔债务，逼得雅娜不得不忍痛卖掉白杨田庄。雅娜晚年的凄凉境况可想而知，只能从儿子和暗娼生下的女婴身上，得到一点点人生的温暖。

同《包法利夫人》中的爱玛一样，雅娜的一生也是个悲剧。在少女时期，二人都在修道院里过了一段禁锢的生活，都抱着幻想走向人生。女人入世，就要投进情和欲的大漩涡。雅娜和爱玛都同样抱着幻想，虽其渴望又不尽相同，但其命运可谓殊途同归。爱玛抱着浪漫的幻想开始人生，从“欲”出发，感到自己的丈夫缺乏情感情趣，渴望结识一个风度翩翩、谈吐风雅的男子，终于做人情妇，纵情声色，结果身败名裂，不得不服毒自杀。如果说爱玛想入非非，有几分自作自受的话，那么雅娜所向往的，不过是一个钟情体贴的丈夫、一种相亲相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，这是一个纯真少女最正当、最现实的渴望。然而，她入世所抱的纯情的理想，却被淫欲横流的现实所击破。连这种最起码的追求都难实现，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极大同情了。

《一生》是莫泊桑的名篇，显然受了福楼拜《包法利夫人》的启发和影响。然而，爱玛是追求幻想而不可得，雅娜却是追求现实而不可得。前者的悲剧是可想而知的，后者的悲剧则出人意料，因而愈加可悲。可不可以设想，如果雅娜遇到另一种类型的男人，她的一生就不是悲剧了呢？当然可以。但是，《一生》便不再成其为名篇，列入庸俗小说之列了。在这部小说中，莫泊桑没有扮演道德说教的角色，而是投注了真挚严肃的感情，这不仅因为他母亲的不幸婚姻同雅娜相似，还因为他不回避社会的现实和他自身的现实。作者固然赞赏纯情的理想主义，但并不信奉。在他短短的四十四年寿命里，尤其在1880年发表《羊脂球》一举成名之后的十余年，他不仅在小说创作上硕果累累，而且在猎艳方面也战绩卓著。从贵妇人到年轻女工，都列入他的战利品的名单。他有三个私生子，只供养而不承认。他讨厌结婚，也讨厌建立家庭。淫风普遍存在，社会就是情和欲的大漩涡，对此谁也无能为力，任何批评指责，就算不是虚伪，也是苍白无力的。

主要人物表

勒佩丘·德沃男爵——诺曼底贵族，有祖传三十余座田庄。

男爵夫人——也称阿黛莱德夫人。

雅娜——男爵夫妇的独生女儿。

于连·德·拉马尔子爵——破落贵族子弟。

罗莎莉——男爵家的使女。

比科神甫——乡村教士。

德·富维尔伯爵——诺曼底贵族。

奇蓓特·德·富维尔伯爵夫人——仪容修美的少妇。

丽松姨妈——寄居在男爵家的老处女。

保尔——雅娜的儿子。

目 录

雅娜的一生 / 1

主要人物表

一 / 1

二 / 11

三 / 16

四 / 26

五 / 38

六 / 48

七 / 59

八 / 76

七 / 85

十 / 102

十一 / 118

十二 / 134

十三 / 140

十四 / 149

名家评论 / 157

莫泊桑生平和创作年表 / 159

雅娜打好行装，走到窗口张望，雨还是没有停。

大雨下了一整夜，敲打着玻璃窗和房顶。天空低沉，装满了雨水，仿佛胀破了，雨水倾泻到大地上，大地像糖一般溶化了，变成一片泥浆。不时刮过阵风，送来一股闷热。阴沟的水漫出来，哗哗流淌，灌满了行人绝迹的街道。临街的房舍海绵似的吸足了水分，从地窖到顶楼的墙壁都湿透了。

雅娜昨天出了修道院，这一生总算自由了，要及时享受她梦想已久的各种幸福。从清晨起，她就不停地观望天色，唯恐天气不放晴，父亲就不肯动身。

雅娜忽然发现忘了把日历放进旅行包里，于是她从墙上摘下小小的月份牌。月份牌的图案正中烫金印出“1819”这个年份，她拿起铅笔，画掉头四栏和每个圣徒日，一直画到五月二日，这正是她出修道院的日子。

“小雅娜！”门外有人叫她。

“进来，爸爸。”雅娜答应一声，只见她父亲走进房间。

他就是勒佩丘·德沃男爵，名唤西蒙-雅克，是上个世纪的老派贵族。他追随卢梭，热爱大自然、田野、树林和动物，表现出情人般的温存。

他既然出身贵族，就本能地痛恨一七九三年^①，不过，他又受了非正统教育，具有哲人的气质，因而憎恶暴政，但只是发泄不满，讲些无关痛痒的话。

仁慈，既体现他的巨大威力，也体现他的致命弱点。他这种造物主式的仁慈、要爱怜、要施舍、要广为行善、有求必应，倒显得意志薄弱，缺乏主见，几乎成了一种毛病。

男爵崇尚理论，为女儿的教育拟订一整套计划，要把女儿培养成为快活、善良、正直而温柔的女性。

雅娜在家生活到十二岁的时候，就被送进了圣心修道院，母亲的眼泪也未能阻挡。

父亲严令，让她在修道院幽居，与外界隔绝，不与人事接触。他希望女儿到十七岁回家时仍然天真无邪，以便亲自调理，让她沐浴在理性的诗中，

^① 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，资产阶级左翼雅各宾党开始专政，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。（本书注皆为译者所加）

让她驰骋在丰饶的田野里，观察动物天生的爱恋和单纯的温情，观察生命的客观法则，从而开启性灵，走出蒙昧无知的状态。

现在，她出了修道院，一团喜气洋洋，显得充满活力又渴望幸福，急于要尝一尝各种欢乐和各种艳遇的滋味。况且这一切，她在修道院穷极无聊的白日里，在漫漫的黑夜和孤独的期待中，早已从精神上品尝遍了。

她的相貌宛如韦罗内塞^①的一幅肖像画，那黄灿灿的金发仿佛给她的肌肤着了色，华贵的肌肤白里透红，覆盖着纤细的寒毛，仿佛罩了一层淡淡的丝绒，只有在阳光的爱抚下才能依稀分辨。一对明眸呈深蓝色，就像荷兰制造的小瓷人的眼睛那样。

她的左鼻翼上长了一颗小小的美人痣，右腮下也长了一颗，并带有几根不易分辨的与肌肤同色的寒毛。她身材修长，线条优美，胸乳也已丰满。她嗓音清脆，有时听来过于尖细，笑起来却那么开心，给她周围制造了一种喜悦的气氛。她有一种习惯动作，双手时常举到鬓角，仿佛要捋头发似的。

她冲上去，紧紧拥抱父亲，说道：

“哎，到底走不走啊？”

父亲微微一笑，摇了摇头苍白的长发，又指了指窗外：

“怎么，这样天气，你还想上路啊？”

雅娜撒起娇来，恳求父亲：

“喂！爸爸，求求你了，走吧！下午天儿就会晴的。”

“你母亲也绝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会答应的，我担保，我去跟她说。”

“你若是能说服你母亲，那我也同意。”

雅娜立即冲向男爵夫人的房间，因为她已急不可耐，早就盼望动身这一天了。

她到鲁昂城，进入圣心修道院之后，就没有离开，父亲规定她到一定年龄之前不准分心。只有两次例外，父母接她回巴黎各住半个月，但毕竟是待在城里，而她一心向往去乡村。

现在，她要到白杨田庄去消夏。那座古老的庄园是祖传的产业，建在伊波附近的悬崖峭壁上。她期望到了海边能自由地生活，得到无穷的乐趣。再说，那份产业早已确定留给她，她结婚之后就在那里定居。

这场大雨，从昨天晚上下起，一直未停，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个大烦恼。

可是，刚过三分钟，她就跑出母亲的房间，满楼叫嚷：“爸爸！爸爸！妈妈答应啦！快套车吧！”

① 韦罗内塞（1528—1588）：十六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和著名的彩色大师。

滂沱大雨根本不见小，当四轮马车驶到门口时，反而下得更大了。

雅娜要上车了，男爵夫人才由丈夫和使女搀着下楼。那名使女个头儿高大，身体健壮，像个小伙子。她是诺曼底省科^①地区人，年龄还不满十八岁，看上去却像二十出头了。她名叫罗莎莉，是雅娜的奶姊妹，因此在府上被当做第二个女儿。

罗莎莉的主要差使就是搀扶老夫人，原来几年前，男爵夫人患了心脏病大症，身体逐年发胖，现在肥胖得变了形，弄得她叫苦连天。

老夫人刚走到老公公馆的台阶前，就已经气喘吁吁了，她望着水流成河的院子，咕哝道：“这可真有点胡闹。”

男爵一直笑呵呵的，应声说：“这可是您拿的主意呀，阿黛莱德夫人。”

他妻子起了个华贵的名字，男爵叫她时总加上“夫人”这种称谓，恭敬中却含有几分讥笑的意味。

男爵夫人又朝前走去，吃力地上了车，压得车身的弹簧咯吱咯吱乱响。男爵坐到她身旁，而雅娜和罗莎莉则坐在背向的车凳上。

厨娘吕迪芬拿来一抱斗篷，盖在他们膝上，又拎来两个篮子，塞到他们腿中间，然后她爬上车，坐到西蒙老头的身边，并用一条大毯子裹住全身。门房夫妇向前施礼送行，关上了车门，主人又最后叮嘱他们注意随后运送行李的两轮大车，这才吩咐启程。

车夫西蒙老头顶着大雨，他弓着背，低着头，整个人缩进三层领的外套里。急风暴雨呼啸着击打车窗，雨水淹没了路面。

两套马车沿河岸大道飞驰，一旁闪过靠岸排列停泊的大船，只见桅杆、横桁和绳索像脱叶的树木，光秃秃的，挺立在凄风苦雨的天空里。继而，马车拐入长街，行驶在里布台山林荫大道上。

不久，马车又穿过一片片牧场，时而望见一株淋雨的柳树，像尸体一般枝叶低垂，黯然兀立在烟雨中。马蹄发出嗒嗒的声响，四个车轮抛起飞旋的泥浆。

车上的人沉闷不语，他们的神思好像大地一样，都淋得湿重了。老夫人仰头靠在车厢上，闭起了眼睛。男爵无精打采地凝望雨中单调的田野景象。罗莎莉膝上放着一个包裹，她像牲畜一样发愣，一副平民百姓常有的神态。在这温煦的雨天，唯独雅娜感到复活了，好似久久放在室内的一盆花草移到了户外。她那快活的情绪，犹如繁茂的枝叶，遮护她的心免遭忧伤的侵袭。她虽然默默无语，但是真想放声歌唱，真想把手伸到车外接雨水喝。她观望外面，景物凄凉，全淹没在雨中，而她坐着马车飞驰，既躲风又避雨，心中好不快活。

^① 科：地名。

在滂沱大雨中，两匹马皮毛光亮的臀部腾腾冒着热气。

男爵夫人渐渐入睡，她那由六束整齐的鬃发镶衬的脸庞慢慢垂下来，软绵绵地托在颞下三道厚褶上，而下端的褶皱则没入汪洋大海般的胸脯里。她的脑袋随着呼吸一起一落，两边腮帮子鼓起来，从微张的嘴唇里发出响亮的鼾声。丈夫朝她俯下身去，将一个皮夹子轻轻放到她交叉搭在肥硕阔腹上的双手里。

这一触碰把她惊醒，她睡眼惺忪，直愣愣地看着这件东西。皮夹子滑下去，震开了，里面的金币和钞票撒了满车。这一来，她才完全清醒，而女儿看着开心，咯咯大笑。

男爵抬起钱币，又放到夫人的双膝上，说道：

“喏，亲爱的朋友，埃尔托田庄只剩下这些钱了。我卖了那座田庄，好修缮白杨田庄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要常去住了。”

男爵夫人点了数，总共六千四百法郎，数完便把钱从容地放进自己兜里。

祖传三十一座庄子，这是卖掉的第九座。余下的田产每年约有两万法郎的进项，如果经营得当，每年收入三万也很容易。

男爵一家生活相当简朴，这笔收入本来够用，可惜家里始终有一个敞着口的无底洞，即乐善好施。乐善好施吸光他们手头上的钱，就像太阳晒干沼泽地的水分一样。钱哗哗流淌，很快流光了。怎么花出去的呢？谁也说不清楚。家里总有人说：“真是怪事儿，今天我花出去一百法郎，还见不到买了什么东西。”

不过，这种慷慨好施的行为，倒是他们生活中一大乐趣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们都心照不宣，达到了可歌可泣的默契的程度。

雅娜问道：“现在，我那庄园修得很美啦？”

男爵兴冲冲地回答：“孩子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雨势渐渐小了，不久就飘着雨雾，化为霏霏细雨。天空密布的乌云仿佛飞升，颜色由黑变白。突然间，斜阳的一束光芒，从看不见的云隙中射到牧场上。

云层裂开了，露出蓝色的天穹。继而，云隙越裂越大，就像面纱撕开一样，只见澄净幽邃的碧空扩展开来，笼罩大地。

一阵清爽的和风吹过，宛若大地欣慰地长出了一口气。就在马车沿着园林行驶的时候，不时听见一只晒羽毛的鸟儿欢唱。

暮色降临。车上的人，除了雅娜之外，全都打起瞌睡。他们在乡村小旅店停了两次车，让马歇歇脚，喝点水吃点燕麦饲料。远处响起钟声。到了一座小村庄，他们点上了车灯，天空也点亮了繁星。上了灯的庄户稀稀落落，时而一点光亮穿透了黑暗。猛然间，从一道丘冈后面，穿过杉树林的枝叶，升起一轮圆月，又大又红，仿佛还没有睡醒。

夜晚十分温煦，车窗玻璃放下半截。雅娜在梦幻中游累了，饱览了美好的憧憬，现在也休息了。不过，一种姿势坐久了就会肢体麻木，她时而睁开眼睛动一动，望一望车外，在明亮的月夜中，看见路边闪过一家庄户的树木，或者散卧在牧场上并抬头观望的奶牛。她换了个姿势，想重温一场恍惚的梦境，然而，马车持续不断的隆隆声响充斥她的耳朵，令她神思倦怠，于是，她重又合上眼睛，只觉得精神和躯体都疲惫不堪。

马车总算停下了。男男女女手提灯笼，站在车门口迎候。终于到了。雅娜猛然醒来，一纵身跳下车。男爵和罗莎莉由一名庄户照亮，几乎是把男爵夫人抬下车的。老夫人的确精疲力竭了，她难过得哼哼呀呀，声息微弱地重复道：“唉！老天哪！我可怜的孩子们！”她不吃不喝，只想睡觉，刚上床就睡着了。

只有雅娜和父亲共进晚餐。

父女俩相视而笑，隔着餐桌手拉着手，两个人都像孩子一样高兴，接着一道观赏修缮一新的庄园邸宅。

这座诺曼底式的邸宅介于城堡和农舍之间，又高又大，十分宽敞，能住下一个家族的人，一律白石结构，只是年深日久而变成灰色了。

中厅特别宽敞，从前到后将楼体分成两部分，前后对开着两扇大门。一进门左右都有楼梯，到二楼合起来，形同一座桥梁，横跨于门厅上面，为堂厅腾出很大的空间。

楼下右首有一个异常宽大的客厅，墙上挂着花鸟图案的壁毯。全部家具都罩着精美的绣锦，清一色拉封丹《寓言》的插图。雅娜惊喜交加，发现她小时爱坐的一把椅子，那锦罩上绣的正是《狐狸和仙鹤》的故事。

大客厅的隔壁是书房，珍藏满满一屋子古书，接下去两个房间尚未派上用场。左首有新镶了壁板的餐厅、床上用品存放室、餐具室、厨房，以及带浴室的一小套房间。

一条走廊贯穿整个二楼，两侧排列着十扇房门。右首最里端是雅娜的一套卧室。父女俩走进。这套卧室，男爵刚刚叫人修理一新，但是所用的帷幔和家具，都是闲置在顶楼上的存货。

卧室壁毯是弗朗德勒的产品，相当古老，图案上尽是古怪的人物。

雅娜姑娘一看见自己的雕床，便高兴得叫起来。四脚有四只橡木雕刻的大鸟，全身乌黑油亮，托载着床体，仿佛守护天使。床体侧面的浮雕是鲜花和水果组成的两个大花篮。四根精雕细刻的床柱顶端是科林斯式^①的，支着雕有玫瑰花和扭在一起的小爱神的天盖。

这张雕床过分高大，但仍不失典雅，尽管年代已久，木料失去光泽，显

① 科林斯柱式起源于希腊，是三种古典建筑柱式最为华丽的一种。

得黯淡一点儿。

床罩和天幕闪闪发光，犹如星辰交相辉映的天穹，那全是用深蓝色的古绸做成的，上面绣有硕大的金黄色百合花。

雅娜姑娘仔细观赏了雕床之后，又举烛照亮壁毯，看一看织的是什么图案。

一名贵族少年和一名贵族小姐，身着红黄绿三色奇装异服，正在一棵白果累累的蓝色树下交谈。旁边一只大白兔正在吃灰色小草。

在这两个人物的正上方是远景画面，有五所尖顶小圆房子。再往上瞧，几乎连着天空的地方，却竖着一架红色风车。

这幅壁毯四周围绕着大型花卉图案。

另外两幅的图案跟这一幅相似，所不同的是房子里走出四个小人儿，他们全身弗朗德勒人装束，都朝天举起双臂，表示万分惊愕和愤慨。

最后一幅壁毯上织的是一幕惨景：兔子仍在吃草，那青年横倒在旁边，好像死去了。少女凝视着他，正用利剑刺进自己的胸膛，树上的果子已然变黑了。

雅娜不明白画面的意思，正要走开，忽又发现边角有一只极小的野兽，好似一片草屑，图案上那只兔子若是活的，准能把它一口吃掉。然而，那只兽却是一头狮子。

雅娜这才明白，这是皮拉姆斯和西斯贝的悲惨故事^①。她认为图案过分天真，虽然觉得好笑，但是这一爱情遭遇能时刻唤起她美好的憧憬，这种古老传说中的温情每夜都在她的梦中盘旋，在这种氛围中安歇倒是差强人意的。

室内其余的家具陈设风格各异，全是世世代代的家传，从而使这类古宅变成古董杂陈的博物馆。一个路易十四时代的五斗柜，做工十分精美，黄铜的包角还金光耀眼，五斗柜两边各摆一把扶手圆椅，却是路易十五时代的，还罩着当年的花绸椅套。一张香木造的写字台和壁炉遥相对应，壁炉台上摆一个球形罩的帝国时代的座钟。

座钟好似铜制的蜂笼，由四根大理石柱吊在金花盛开的花园上空。一根细长的钟摆从蜂笼下方长长的缝隙中探出来，摆锤就是珐琅质翅膀的一只蜜蜂，永世在花园上飞来舞去。

钟盘是彩瓷的，镶在蜂笼中间。

座钟响了，打了十一下。男爵亲了亲女儿，回房休息去了。

① 罗马诗人奥维德在《变形记》中所讲述的一个爱情悲剧。巴比伦这对恋人因家庭反对而私奔，相约在一棵桑树下会合。西斯贝先到，被母狮的吼声吓跑，慌忙中丢掉面纱。皮拉姆斯发现被母狮撕破的面纱，以为西斯贝被母狮吃掉，便举刀自刎。西斯贝回来看到此景，也自杀身亡。从此白色的桑葚变成了黑色。

雅娜还余兴未尽，勉强上床安歇。

她最后环视一下卧室，这才吹熄蜡烛。然而这张床只有床头靠墙，左首挨着窗户，月光射进来，流泻在地上，恍若一汪晶莹的水泉。

月光反射到墙上，淡淡的，悄然爱抚皮拉姆斯和西斯贝静止的恋情。

再从床角对面的窗口望出去，只见一棵大树沐浴在溶溶月光中。

雅娜翻过身去侧卧，闭上眼睛，过了片刻又睁开了。

她总觉得还在车上颠簸，隆隆的车轮声还在脑海里震响。起初她静卧不动，以为这样就能入睡，然而，心情上的焦急，不久又传遍周身。

她感到两条腿不时抽动，浑身越来越燥热，于是干脆起身下床，赤脚赤臂，只穿着无袖长睡衣，幽灵一般踏过洒在地板上的水洼似的月光，去打开窗户，向外眺望。

夜色清朗，皎皎如白昼，雅娜姑娘认出儿时所喜爱的一景一物。

她首先望见对面那一大片草坪，在月夜中，淡黄的芳草仿佛涂上了一层黄油。主楼前面矗立着两棵大树，靠北的那棵是梧桐树，靠南的那棵是菩提树。

一丛小灌木林连接着这片草坪，还有五排古榆，成为宅院的屏障，阻挡海上暴风的袭击，但是受肆虐的海风不断的侵蚀，一棵棵枝柯蜷曲，冠顶光秃倾斜，像屋顶一样。

这个庭园左右各有长长的林荫路，将主宅同毗邻的两栋农舍隔开，一栋住着库亚尔一家，另一栋住着马尔丹一家。

林荫路两侧是参天的杨树，诺曼底地区称为白杨，这就是白杨田庄名称的由来。田庄外围平展展一大片原野尚未开垦，长满了荆豆，海风不分昼夜，在这原野呼啸冲荡。再往前不远处，海岸陡然倾斜，形成白岩的悬崖峭壁，直下百米，没入滔滔的海浪中。

雅娜远眺，只见狭长的海面波光粼粼，在星光下仿佛睡着了。

在这阳光藏匿的宁静时刻，大地的各种香气都扩散开来。一株爬到一楼窗口的茉莉花不断吐出馥郁的芳香，同嫩叶的清香混在一起。海风徐吹，送来咸味空气和海藻黏液的刺鼻气味。

雅娜姑娘畅快地呼吸，乡村恬静的气氛使她平静下来，就像洗了个凉水澡。

傍晚醒来的各种动物，都在昏暗中悄悄地忙碌起来，它们是在静谧的黑夜里默默地度过一生。大鸟无声无息地掠过天空，犹如消逝的黑点、出没的影子。看不见的昆虫的嗡鸣传至耳畔。有什么东西悄然奔跑，穿过挂满露珠的草地或者阒无一人的沙径。

只有几只忧伤的蟾蜍冲着月亮，发出短促而单调的哀吟。

雅娜觉得自己的心境渐渐扩大，像这月夜一般充满了絮语，又像周围

窸窣有声的夜行动物一样，无数蠢动的欲念突然活跃起来。她的心境和这种生机盎然的诗境灵犀相通。在这月光柔媚的夜晚，她感到神秘莫测的震颤在传递，无法捕捉的渴念在悸动，她感到了一种类似幸福的气息的东西。

于是，她开始幻想爱情。

爱情！两年来，她春心萌动，越来越焦灼难耐了。现在，她可以自由地去爱了，只需同那人，同“他”邂逅！

“他”会是怎样一个人呢？雅娜心中并不了然，甚至连想都没有想。反正“他”就是“他”。

她只知道自己会一心一意地爱他，而 he 也会百般体贴地爱她。他们俩要在同样的月夜中，在朦胧的星光下一道散步，要手拉着手，身子偎依着身子，听得见两颗心的跳动，感觉到对方臂膀的温煦，他们的爱情同夏夜的自然甜美融会一起，二人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，仅凭相互间深情的力量，就能彼此窥透内心最隐秘的念头。

这种相亲相爱的情景，将在难以描绘的柔情蜜意中持续永生。

她猛地感到他就在面前，同她紧紧相偎；一阵肉欲销魂的震颤，突然从脚下隐隐传至头顶。她双臂下意识地紧紧搂住胸口，仿佛抱住她的梦幻。她伸向那个陌生人的嘴唇，感到什么东西掠过，宛若春风给她的一个爱吻，她不禁心醉神迷，几乎倾倒了。

她蓦地听见邸宅后面的路上，有人乘夜色行走，心中不禁一阵狂喜，竟然确信不可能的事情，确信天缘的巧合、神谕的预感和命运的浪漫结合，不禁暗暗想道：“莫不是他吧？”她惴惴不安地倾听那行人有节奏的脚步声，确信他到大门口会停下，前来投宿。

然而，那人走过去了，雅娜一阵伤心，仿佛受了愚弄。不过，她很快意识到自己渴望过甚，竟至痴心妄想，不觉哑然失笑了。

于是，她平静下来一点儿，让自己的思绪顺着更合情理的梦想之河漂流，极力推测自己的未来，设计自己的一生。

她要和他在这里生活，住在这俯临大海的静谧的庄园里。自不待言，她要有两个孩子，给他生个男孩，给自己生个女孩。她恍若看见两个孩子在梧桐树和菩提树中间的草坪上奔跑，而父母注视着他们，相互交换深情的目光。

她这样幻想了许多许多，直到月亮行空走完了路程，就要沉入大海中了。

空气更加清凉了，东方的天色开始泛白。右边农舍里一只公鸡打鸣，左边农舍的公鸡遥相呼应。嘶哑的鸣声隔着鸡舍壁板，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。无垠的天穹不知不觉泛白，繁星也纷纷隐没了。

不知什么地方，一只鸟儿啾啾叫起来。啾啾之声从树丛里传出，起初很细微，继而越来越响亮，从一枝传到另一枝，从一棵树传到另一棵树，终于唧唧喳喳闹成一片了。

雅娜忽然感到一片光明，她放开捂住脸的双手，抬头一望，就被曙光晃得立刻又闭上眼睛。

半掩在白杨林荫路后面的一大片紫色云霞，将血红的光芒投射到苏醒的大地上。

巨大的火轮，渐渐拨开耀眼的云霞，将无数火焰掷到树丛、平野和海面，掷到天地之间。

雅娜顿时欣喜若狂。面对这光辉灿烂的景象，她的心醉了，简直受不了这极度的欢悦、这无限的柔情。这是她的曙光！这是她的朝阳！这是她生活的开端！这是她希望的腾飞！她双臂伸向绚烂的天宇，真想拥抱太阳。她要倾诉，要欢呼像这黎明一样的神圣事物。但是，她却呆若木雕，激情满怀而又无从行动，双手捧住额头，只觉热泪夺眶而出，于是她畅快淋漓地哭起来。

她重又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日出的绚丽景象已经消失。她感到心情平静下来，有几分倦怠，仿佛兴头过去了。她没有再关上窗户，就又上床躺下，胡思乱想了一会儿，这才进入梦乡，一直酣睡到八点钟，父亲叫她不答应，只好进房来把她唤醒。

父亲要带她去看邸宅，“她”的邸宅修葺一新的情况。

主楼对着田庄内的一面，隔了一个苹果园便是村路，顺着这条村路走出去两公里，就上了从勒阿佛尔通费岗的大道了。

一条笔直的甬道，从木栅栏大门一直通到主楼台阶。庭院两侧各有一排厢房，是沿着两座农舍的水沟用鹅卵石砌成的茅顶小屋。

主楼的房顶已经翻新，门窗和墙壁全部修好，房间也都重新裱糊过，整个内部粉刷一新。高大而灰突突的门脸最近修补过，又新换上银白色的窗板，从而这座灰暗的古宅倒像长了许多斑斑。

主楼背面正是雅娜卧室一扇窗口的方向，隔着灌木林和被海风侵蚀的榆树墙，便可眺望大海。

雅娜和父亲挽着手臂，到各处察看了一遍，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，然后父女俩又沿着长长的白杨路漫步。白杨路就是这座庭园的边缘，树下的青草宛若铺开的地毯。庭园里端的灌木林十分优美，条条曲径通幽。树丛里突然蹿出一只野兔，让姑娘受了一惊，而那野兔跳过树墙，向崖边跑去，钻进荆豆丛中去了。

午餐之后，阿黛莱德夫人还说疲惫不堪，要去休息，男爵提议带女儿去伊波看看。

父女俩出门了，先是穿过白杨田庄所在的爱堵风村。三个农民向他们施礼问好，仿佛一向就认识他们似的。

二人顺着一道弯谷，走进一片树林，这是一块坡地，向海边倾斜。

不久便望见伊波村。一些妇女坐在各家的门口，缝补破烂衣裳，瞧着这

对父女走过去。街道稍微倾斜，路中间有水沟，每户门口都堆着垃圾，散发着一股刺鼻的盐卤气味。各户之间晾着棕色渔网，上面还挂着小银币似的一片片鱼鳞。每间房都是独居室，住一大家子人，屋里难闻的气味都从门口散发出来。

几只觅食的鸽子在水沟边徘徊。

雅娜觉得这一切很新奇，就当是观看舞台上的布景。

拐过一道墙角的时候，她猛然看见大海，深蓝色平滑的海面一望无际。

父女二人在海滩前面停下来，观赏海景。远处海面行驶的白帆，好似飞鸟展翅。左右两侧都矗着悬崖峭壁，有一侧岬角挡住了视线，另一侧海岸线无限延伸，最后变成一道虚线了。

附近有几道海湾，只见一道海湾里有码头和房舍。轻波细浪从鹅卵石上滚过，发出哗哗的声响，给海岸镶上浪花的白边。

当地的渔船被拉上岸，侧身卧在石滩坡上，涂了沥青的椭圆形船舷冲着太阳。几名渔夫正收拾渔船好赶晚潮。

一名水手上前兜售鲜鱼，雅娜买了一尾菱鲆鱼，并要亲手拎回白杨田庄去。

那人一高兴，还请他们上船游海，并一再重复他的名字：“拉斯蒂克，约瑟凡·拉斯蒂克。”好让他们牢牢记住。

男爵答应绝不会忘记。

雅娜拎着那条大鱼太累，便把父亲的手杖穿到鱼鳃上，二人各抬一头。他们迎着风，眼睛神采奕奕，一路上高高兴兴，重又登上崖坡，像两个孩子一样不停地唠叨，而他们的胳膊渐渐累了，只好让肥大的鱼尾巴拖在草地上。